

新见唐代内学士尚宫宋若昭墓志考释

赵力光 王庆卫

(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 西安市 710001)

关键词: 宋若昭墓志 内学士尚宫 宋氏五姐妹 《女论语》

摘要: 新见的宋若昭墓志, 给我们再现了唐代宫廷中这位传奇女子的多彩人生, 宋若昭作为两《唐书》后妃传中唯一一位以内学士尚宫入传的女官、才女, 历六帝 40 余年, 尤其是其姊妹共同撰写的《女论语》一书在后来女教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比较碑传和史传的差异, 可以全面地整合出宋若昭及宋氏姐妹的事迹。墓志中记载的宋氏姐妹的事迹补正了史传中的有些问题, 对研究唐代官宦及女性史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KEY WORDS: The Epitaph of Song Ruozhao Neixueshi Shanggong (Shanggong lady-in-waiting) Five sisters of Song's Family The Female Analects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Song Ruozhao presents us the colorful life of this legendary woman in the royal palace of the Tang Dynasty. Song Ruozhao was the only one who was recorded as a female official in the *Concubines Biography of the Book of Tang*. She had served six emperors for over 40 years. More than that, the *Female Analects* compiled by her sister and her self has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women educatio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scriptions on the stele and historical records, the story of Song Ruozhao and her sister was comprehensively marshaled, which has great value on researching court officials and female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随着上官婉儿墓葬的考古发现, 唐代后宫女性越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在唐代宫官中有才女之称的除了上官婉儿之外, 才华经历均可与之比肩的还有广为人知的宋若昭姐妹。宋若昭被冠以“学士尚宫”之衔, 这在两《唐书》后妃列传中仅此一见殊为特例, 由宋若梓撰、宋若昭注释的《女论语》一书在中国妇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宋若昭墓志的发现, 无疑可以促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宋若昭墓志近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 志石拓本长宽均 52 厘米, 26 行, 满行 26 字, 正书, 有方界格(图一)。谨迳录并标点志文如下:

大唐内学士广平宋氏墓志铭并序

从姪朝议郎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申锡撰

姪女婿朝散大夫行扬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翰林学士院待诏上柱国赐鱼袋徐幼文书

有唐内学士, 字若昭, 广平第五房之孙, 赠大理府君讳庭芬之第二女也。春秋六十八, 大和戊申岁七月廿七日属纊于大明宫,

就殁于永穆道观, 以其年十一月八日祔葬于万年县凤栖原先茔, 礼也。大理之父讳敏, 官赠秘书少监。秘监之父讳仁永, 宣止莱州录事参军, 皆高阳公之胤绪也。徽猷懿范, 代业人物, 闻于诸父伯仲, 故得以撰述。原夫积善之庆, 集于大理府君, 而位不显于代, 固清粹之气, 降钟女德。府君有五女, 咸酷嗜文学, 贯穿坟史, 约先儒旨要, 撰《女论语》廿篇。其发为词华, 著于翰简, 虽班谢之家, 不能过也。贞元四年尝从先大理客于上党, 节将李尚书抱真, 录其所著书与所业之文, 列□慰荐。德宗在位, 方敦尚辞学, 彤管女史之职, 尤爱其才, 即日降诏, 疾微姊妹五人。传乘而入, 引谒内殿。礼荣闲雅, 繇是锡以学士之号。时更六朝, 代余三纪。后宫嫔御之传授, 四方表奏之典宗, 顾问启付, 动成师法。穆宗之在春宫, 独以经训讲贯左右。大明继照, 益用加敬。至于危言亮节, 密勿匡飭, 皆自信于心, 不形于外, 故不得而知也。废床之日, 赠襚之外, 主办于令弟前

太子宫门郎稷,哀敬加于人,葬祭中于礼。山东之风,罔或失坠。用刻贞石,寘于幽壤。铭曰:

辉显吾门,绵属灵光。宜生德贤,弈代炽昌。不为公侯,亦絅锦裳。全集女师,左右穆皇。履道无迹,出言□□。彤管是承,青简流芳。秦原苍苍,滴水汤汤。安神于兹,唯□□□。

一、墓志所见宋若昭之家族关系

墓志记载宋若昭为广平人,然而两《唐书·后妃传》载其为贝州清阳人,《元和姓纂》记宋氏世系出自子姓,其中有名的两支为广平与弘农,未见有贝州清阳的记载。宋氏在唐代不属大姓,《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载云安公主出降时,有宫人与才子陆畅唱和,“此篇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孙也。”^[1]宋考功,即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因曾任考功员外郎被称为“宋考功”,这是最早言宋氏姐妹是宋之问后裔的记载,之后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亦称乃之问裔孙,清人编《全唐诗》时沿用此说。宋之问为虢州弘农人,据史传记载,之问后人只有子昌藻,侄若水、若思,其他皆无法考证。先贤对于宋氏姐妹与宋之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从郡望、世代相互时间、家族文化和历史记忆上来看,说宋氏姐妹为之问后裔颇值得怀疑^[2]。

关于宋氏姐妹的郡望,到底是广平第五房还是贝州清阳呢?史传载宋若昭父“庭芬,世为儒学”^[3],对于祖以上世系未见记载,今据墓志知曾祖莱州录事参军宋仁永、祖赠秘书少监宋敏、父饶州司马赠大理正宋庭芬,均可补史阙。“庭芬男独愚不可教,为民终身”^[4],若昭弟史传不名,据志知其为宋稷,前太子宫门郎,若昭葬礼即由其主丧。按照唐代赠官的规定,宋若昭父祖与弟的得官应该是宋氏姐妹被征召入宫后所得封。贝州,北周宣政元年置,隋大业与唐代天宝年间曾改为清河郡,安史之乱后曾属魏博镇。史传均云若昭姐妹出自贝州,广平郡望仅见于墓志,志云宋申锡乃若昭从侄,那么从申锡的出身情况分析可能会对若昭的郡望有所了解。《新唐书·宋

申锡传》说申锡“失其何所人”^[5],《旧唐书》本传只记载了申锡父祖之名讳,对于他的郡望只字未提,志云申锡为广平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载宋氏著房为“广平利人”,另有一支为“广平宋氏”^[6],广平利人房因宋璟而知名,广平宋氏条记载简略缘宋申锡而纪述,那么宋申锡是否就是墓志和《宰相世系表》所讲的广平宋氏呢?刘知几对唐代郡望滥称的情况有所描述,“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7],表明唐代的郡望已经失去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别士庶的实际功用,成为人人都可以自称的符号。选择哪一个郡望,取决于这个郡望在当时的口碑与声望,一个姓的几个郡望之间事实上形成了竞争关系,最终影响最大的那一个将会胜出,于是更多的人会讲自己的世系追述到胜出的那个郡望之上,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8]。关于宋申锡的问题似乎也是如此情况,“广平宋氏”是不是属于宋申锡真正的出身已经不重要,而只是其个人家族的一个标记,同时为了和正宗的广平利人房有所区别,而称为广平宋氏。宋若昭墓志对宋氏姐妹的郡望处理采取了同样的方法,若昭和申锡或许真的为同族,或许因姓氏相同而攀附为同族,总之墓志共同称他们属于广平宋氏是当时制造郡望的结果,而墓志一般具有盖棺定论的结果在志文中这样书写,正是时人政治现实的需要。

宋若昭、宋申锡均出自寒门,两者间如果真的是同族的话,在史传中应该有所反映,志文把两者比附为族人,不仅仅出于塑造郡望的社会风潮,而且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是相关的。宋氏姐妹处于深宫之内,唯一的亲弟无法依靠,申锡进士出身在朝廷亦需要援引帮助,彼此之间的共同需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而成为族人无疑是其中最可行的方法,我们怀疑申锡一步步拜相的后面亦有着宋氏姐妹的身影。既然宋若昭墓志中的广平郡望是构建的,那么史传中记载的贝州清阳是否是其实际的出身呢?根据若昭姐妹成长的环境来分析,贝州清阳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且和宋氏姐妹早年随父亲课于上党的地理交通结构相一致。

若昭墓志由从姪宋申锡撰文,姪女婿徐幼文书,申锡署衔为翰林学士,徐幼文为翰林学士院

年十一月八日祔葬于万年县凤栖原先茔,礼也”,应以墓志为准。大和戊申为大和二年(828年),据此知若昭当生于上元二年(761年),而其葬地记载对于确定若昭的家族墓葬所在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关于宋氏五姐妹的生年,高世瑜认为是760~775年之间^[10],郭丽推断大约在代宗宝应元年(761年)至永泰元年(765年)之间^[11],两人主要是从宋氏姐妹贞元四年入宫的年龄来判断的,高文认为入宫时五姐妹年龄在13~28岁之间,郭文指出当在20~25岁之间,根据一般的生育规律五姐妹出生在10年左右比较可信,若昭入宫时已经28岁,故此我们推测宋氏姐妹入宫时当在20岁至31岁之间,则五姐妹生年当在753~764年之间,在此时间段里面五姐妹中最小一人亦已笄年了。

若昭卒于大明宫,然后殡于永穆道观内。永穆道观,乃玄宗女永穆公主舍宅为观。长安城平康坊内有“(万安观)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南隅本梁国公姚元崇宅,次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瓘,后悉并为观。”^[12]在西安碑林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上平康坊内没有万安观,也没有姚崇宅与太平公主宅,《长安志》还记载了姚崇宅与太平公主宅在兴宁坊内,且二宅相互位置、方位与平康坊内基本相同,可知《长安志》对平康坊与兴宁坊的记载有所踳误,而永穆公主宅有可能是坐落在兴宁坊内的。《古志石华续编》载京兆府泾阳县主簿王岐,于贞元十九年终于万年县兴宁里永穆观之北院,据其志祖繇尚永穆公主(玄宗长女)知该院应该是永穆公主之宅邸,天宝七载舍宅置观,故此可知兴宁坊的永穆观,才是永穆公主出家前的宅邸^[13]。至于《长安志》所言的万安观,有可能是玄宗另一女万安公主的宅邸,“万安公主,天宝时为道士”^[14],永穆与万安均为玄宗女共同信道一并舍宅置观,后人把她们的寺观名称位置相混是很有可能。永穆道观位于兴宁坊,从长安城的布局来看,若昭卒后就殡于此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似乎也说明了若昭与道教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若昭大和二年七月卒,在永穆道观就殡了三个多月,此时永穆道观观主为能去尘^[15],志文虽没有记载,但相信在这段时间里一定有系列祭奠活动在这里举行。

《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女学士尚宫宋氏》:“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16]宋氏姐妹“固清粹之气,降钟女德”,长曰若莘,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宋若梓作为长姐教导诸妹,其中“若莘与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志与传合。宋氏姐妹虽然出身素族,但在其父耳濡目染之下,“咸酷嗜文学,贯穿坟史”,宋氏姐妹先学儒后学文,为她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志云:“约先儒旨要,撰《女论语》廿篇。”《女论语》乃宋若莘模仿《论语》撰写而成,若昭又为之注释,书成广为流行。对于《女论语》一书墓志没有说明具体是何人所撰,只说是五姐妹的共同成果,与两《唐书》记载稍有差异。对于《女论语》的作者学界历来皆有争议,甚至日本学者山崎纯一还认为是后人托名之作^[17],我们以为史传记载不误,据墓志书写方式来看亦可成立,不过史传记载《女论语》为十篇,志云“廿篇”,传世文献中的“十”字可能是“廿”字形近而误。对于《女论语》的评介,“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18],志云“发为词华,著于翰简,虽班谢之家,不能过也”,墓志与史传在遣词造句上殊途同归,都说明了《女论语》在当时具有的影响力。宋氏五姐妹的传奇色彩在当时有很高的知名度,王建《宋氏五女》诗云:“五女誓终养,贞孝内自持。兔丝自萦纆,不上青松枝。晨昏在亲傍,闲则读书诗。自得圣人心,不因儒者知。少年绝音华,贵绝父母词。素钗垂两髦,短窄古时衣。行成闻四方,征诏环佩随。同时入皇宫,联影步玉墀。乡中尚其风,重为修茅茨。圣朝有良史,将此为女师。”^[19]王建此诗对宋氏姐妹的生平作了形象的说明,宋氏姐妹尝白父母,誓不从人,可能具有某种隐约的女性意识,但这种意识不是自然显现的,而是隐藏在庞大的文化压力之下^[20]。她们不只是不结婚,而且具有和男性一样的人生追求,有意思的是她们虽自己不婚却写作了《女论语》一书来规范女教,阐述传统意识中的妇女准则。

宋氏姐妹自幼誓不从人,而“欲以学名家,家亦不欲与寒乡凡裔为姻对,听其学”^[21],在当时以文名于天下。据志文,贞元四年(788年)宋氏

姐妹随父庭芬“客于上党,节将李尚书抱真,录其所著书与所业之文,列口慰荐”。李抱真,时为昭义节度使。昭义节度,大历时领相卫贝邢洛磁六州,后因藩镇割据,到德宗时改领泽潞沁邢洛磁六州,此时若昭家乡贝州已不在昭义节度范围之内,但李抱真曾在河北任职多年,在朝野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宋氏父女方课于上党谒见抱真,抱真看到宋氏姐妹所著之书与文稿后,感知德宗“躬勤庶务,寤寐以之,乃命女子之知书可付信者,省奏中宫”^[22],乃表荐以闻于上。志文中的“著书”指的应是《女论语》一书,据此可知若昭姐妹入宫前已经完成了此书,所以德宗“方敦尚辞学,彤管女史之职,尤爱其才,即日降诏,疾徵姊妹五人”。《女论语》最迟在贞元四年已经完成,时若昭28岁,若梓约31岁,按照她们的年龄来看共同完成此书是有可能的。

宋氏姐妹“传乘而入,引谒内殿”,见到五姐妹之后,德宗“礼乐闲雅,高其风操”,对宋氏姐妹不以宫妾待之,而呼以“学士先生”。自贞元七年后,宫中记注簿籍之事由若梓执掌,元和末若梓卒,追赠河内郡君。唐代有外命妇之制,文武一品及国公母、妻封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封郡夫人,四品母、妻封郡君,五品母、妻封县君。“凡外妇人不因夫及子号别加邑号,夫人云某品郡君、某县君乡君、并准此。”^[23]若梓参掌机密、著述词章,甚至夜半时德宗还向其传授诗经等篇章,深受德宗的信任与赏识。若梓卒后,若昭代其姊职司,若昭为人练达,历六帝四十余年,尤其在宪、穆、敬三帝时,“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24]穆宗居东宫之时,若昭曾为其讲解经训,两人关系非比寻常,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穆宗拜若昭为尚宫。唐代宫官分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六尚,尚宫是六尚的总管机构,涉及后宫中的诸多权限,“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阍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25]在唐代政事中,经常可以看到尚宫的影子。太宗高宗时期,尚宫经常代表皇帝出宫慰问重臣家属,甚至可以住宿在大臣家里;武后、玄宗、代宗时亦有此举,另外还派遣尚宫调解大臣的家庭纠纷。尚宫的活动已不局限于宫闱,而是扩展到了宫外充当皇帝使者的角色,在政治局面

中发挥着无形的作用^[26]。草拟诏令、宰臣任命、帝王决策中常常可以看到尚宫的影子,在近些年大量的唐代碑志材料中不乏尚宫墓志的发现^[27],通过对所有唐代尚宫墓志的分析,也许会促进我们对若昭姐妹的认识。若昭任尚宫位二十余年,“危言亮节,密勿匡飭,皆自信于心,不形于外”,成为当时权倾内廷的重要人物。

宝历元年,宋若昭得封梁国夫人。梁国夫人乃外命妇最高封号,玄宗时杨贵妃三姐妹荣宠一时,亦不过得封国夫人而已。若梓被赠封为郡君,若昭被封梁国夫人,说明了宋氏姐妹在宫廷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提高,赠爵亦相应提升。志云:“废床之日,赠槥之外。”若昭卒后,朝廷给予很高的礼遇,《唐会要》专载此事:“奉敕令所司供卤簿,准故事,只合给仪仗,诏以鼓吹赐之。”^[28]内外命妇卒后,除了享受相应级别的葬具与葬仪外,还有相应的卤簿,而鼓吹主要由太常寺掌管,对其使用有着严格规定:“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制。凡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以下,亦各有差。”^[29]若昭按照规制葬礼是不能使用鼓吹的,武德六年平阳公主葬礼诏加鼓吹,太常奏不合惯例,高祖为彰显平阳公主殊勋特加用之。中宗时韦后曾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婚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准此。”^[30]左台御史唐绍上疏驳议,认为鼓吹本为军乐,不得结于闺闱,最后的结果是,“婚葬卤簿,据散官封至一品、事职官正员三品并驸马都尉,许随事量给,余一切权停。”^[31]从相关规定可知卤簿鼓吹在女性中只有在皇太后、皇后等后妃特殊人群中才可以使用,其他女性在葬礼中使用卤簿鼓吹是特殊恩遇,除平阳公主外只有玄宗时期的卫国夫人王氏卒后使用,而若昭在葬礼上被允许使用鼓吹则显示着她特殊的身份与地位。若昭入后妃传,说明了宋氏姐妹的身份特征,在其葬礼中的高规格礼遇有所逾制,这也和若昭善于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关系。

若昭之后,若宪继为尚宫代司宫籍,文宗“以若宪善属辞,粹论议,尤礼之”。大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郑注、李训等人弄权,时相国李宗闵与之不和,故九年六月李训等寻机奏

贬宗闵为明州刺史。后李训等人又构宗闵为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立义贿赂若宪与枢密使杨承和谋求宰相之位,七月时宗闵再贬,而若宪先被幽于外第,后被赐死,其弟侄等家属连坐者达十三人皆流放岭南,志文提及的徐幼文亦在流放之中。若宪为文宗所重,从当时的政治风气和若宪所处之地位来看,她在文宗面前为宗闵美言,宗闵得其助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氏姐妹在宫中数十年,又身处高位,平素定与大臣结交来往,故此才会被政敌抓住把柄。另外还有一事值得引起重视,大和五年时王守澄等人诬陷宋申锡与彰王谋不轨,三月彰王被贬巢县公,申锡为开州司马,到了七年五月申锡被赐死。接着就发生了李训等人陷若宪与宗闵结交之事。在史传中未见宋氏姐妹与申锡的关系记载,今据墓志知为姑侄,我们怀疑若宪的境遇是申锡一事的延续,后妃援以为助的最重要人员当是其亲族,申锡在当时处于政治漩涡当中,与皇帝宦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么若宪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其中。至此,宋氏姐妹宠领宫廷的时代彻底结束,而宋氏家族亦随之衰败。

关于宋氏姐妹中的另外二人若伦、若荀,墓志与史传均记载不详,只云其早卒,有些学者认为她们卒于入宫前,从志文可知其当是入宫不久就亡故了。《追封宋若华》:“三英粲兮,皆在选中。”似乎说明当时入宫的只有姐妹三人,我们知道宋氏姐妹若梓、若昭、若宪先后继任尚宫,执掌宫闱要务,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而史传说若伦若荀“早卒”,早卒多指享年不永非正常亡故,所以我们以为当时应是五姐妹一起入宫的。若伦和若荀进宫不久即去世,未在宫中担任职务,除《唐诗纪事》留下若荀一首应制诗之外^[32],未曾留下其他著述。

由若梓若昭共同完成的《女论语》一书,从宋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其作者为若昭,尤以明清为甚。《女论语》问世后很长时间里似乎为人不知,到了明末时由于王相编辑女教四书时选入此书并为之笺注,世称“女四书”而广为流传。《女论语》文字通俗易懂,而且讲述的都是平常人家的生活,贴近大众适合广大文化不高的女性,尤其对女性启蒙教育有着很好的作用,而这正与宋氏姐妹成长的经历环境相一致。《全唐

文》收有若昭所撰《牛应贞传》一文,《全唐诗》亦收录有若昭《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僚应制》诗:“垂衣临八极,肃穆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关辅弼功。修文招隐伏,尚武殄妖凶。德炳韶光炽,恩沾雨露浓。衣冠陪御宴,礼乐盛朝宗。万寿称觞举,千年信一同。”^[33]若昭这首《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僚应制》在应制诗格式化与符号化的写作模式中,文辞工整,格律清丽,在形式美学的视野下不失为唐帝国日渐西下的景致里难得的一首宫廷婉音,使我们可领略若昭的文采。

若宪撰有《唐大明宫玉晨观故上清太洞三景弟子东岳青帝真人田法师玄室铭并序》,志主田元素为若宪从姊妹之子,元素早年入道,“大和己亥岁,有诏召入宫。□宗一见,甚器异之,于玉晨观特为修院居止焉。夏六月□次□□□□一闻法音,再三加叹。遂赐章服:玳瑁冠、玉簪等,锡赆重叠,辉映法徒,□□一时之盛也。每一讲说,妃嫔已下相率而听者仅数千人,或舍名衣,或舍□宝,愿为师弟,升堂入室者不可数焉。”^[34]元素于道经研精密奥,无不精通,特召入宫,以大和三年五月廿九日终于玉晨观私院。宋若昭墓志云其卒于大明宫然后殡于永穆道观,玉晨观位于大明宫紫宸殿之后^[35],若昭很有可能就是卒于此处的,她最后的一段生命历程中元素可能是陪伴在其身边的。玉晨观史籍无载,从出土墓志可知此观是文、武、懿宗三朝禁内著名的女冠观、内道场,文宗时多次召女道士居此观和修功德,在武宗、懿宗时亦香火旺盛^[36]。在元素居玉晨观时,一定与其从母宋氏姐妹来往密切,元素在宫内的活动亦离不开宋氏姐妹的关照和提携。若昭殡于道观之中,其从侄为上清太洞三景弟子东岳青帝真人,这似乎都显示着若昭的思想信仰很可能具有崇道情怀。

三、结语

对比宋若昭的碑传与史传,两者间的记载有着一定的差异。史传、墓碑、墓志的信息来源一般都是出自于亡者的行状,从行状到不同文体的转变,都经历着朝廷对他们的形象塑造,以此建构起官方的话语体系,而原本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行状在经过精心刻意的改造之后,呈现在当时以及后

世的读者面前的历史书写,几多真相就此被层层掩盖^[37]。史传和墓志内容,共同组成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历程,只有综合不同文本之间的传记文本,才可以走进真实的历史,从而发现不同史料背后隐藏的历史细节。宋若昭作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官官和才女,只有比较不同传记书写背后的选择和隐藏,才可以整合若昭的生平与形象,从而透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的生命历程。

- [1]范摅.云溪友议[C]//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82.
- [2]a.高世瑜.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C]//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28-131. b.赵红.女论语作者事迹考——兼及宋氏姐妹事迹略考[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8-81.
- [3]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98.
-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09.
- [5]同[4]:4844.
- [6]同[4]:3356,3361.
- [7]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5.
- [8]仇鹿鸣.制造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成立[J].待刊.
- [9]关于翰林学士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此不赘述,墓志中所见翰林学士撰文、待诏书写的统计请参看拙文.唐庆王李沂墓志综考[C]//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41-445.
- [10]同[2]a.
- [11]郭丽.唐代女教书《女论语》相关问题考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48-151.
- [12]宋敏求.长安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81.
- [13]李健超.长安志纠谬[C]//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编.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89-390.
- [14]同[4]:3658.
- [15]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02.
- [16]同[3]:2198.
- [17]关于《女论语》一书的研究成果斐然,主要有:a.孙顺华.《女论语》及其作者价值取向的矛盾[J].齐鲁学刊,2001(2). b.同[2]a. c.山崎纯一.关于唐代两部女训书《女论语》、《女孝经》的基础研究[C]//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d.黄嫣梨.《女孝经》与《女论语》[C]//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e.刘燕飞.宋若梓姐妹与《女论语》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f.刘燕飞.《女论语》的著述与传播特点[J].河北学刊,2008(3). g.同[2]b. h.同[11].
- [18]同[3]:2198.
- [19]彭定求.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3363.
- [20]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202.
- [21]同[4]:3508.
- [22]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552.
- [2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493.
- [24]同[3]:2199.
- [25]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8:349.
- [26]刘琴丽.唐代宫人的政治参与途径[J].文史知识,2010(7):18-24.
- [27]宁志新,朱绍华.从《千唐志斋藏志》看唐代宫人的命运[J].中国历史文物,2003(3):58-62.
- [28]同[23]:34.
- [29]同[25]:407.
- [30]同[23]:691.
- [31]同[23]:692.
- [32]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32.
- [33]同[19]:71.
- [34]同[15]:893.
- [35]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5.
- [36]何海燕.唐两京道教宫观证补[C]//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88-389.
- [37]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5-94.

(责任编辑 朱艳玲)